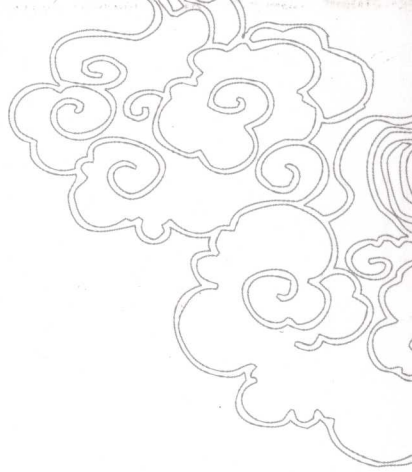




王朔◎著



王朔文集 Wangshuo Works

Don't treat me as human

千万别把我当人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千万别把我当人

Don't Treat Me As Human

王朔◎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万别把我当人 / 王朔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201-05603-6

I. 千…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663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字数: 255千字

定 价: 28.80 元

2007年版总序

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相互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了。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像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

乐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再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于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目 录

Contents

千万别把我当人	1
懵然无知	201
修改后发表	253
谁比谁傻多少	298

千万别把我当人

—

“今天的会议有四个议程。第一，由中赛委秘书处秘书长赵航宇同志向各位股东汇报前一阶段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情况；第二，鉴于股东中流传着一些对秘书处几个牵头人不信任的议论，为了打消股东们的顾虑，证明此次大赛确有其事，确有必要，我们特意搞到了一盘札幌大赛的录像带，会议休息期间将为各位股东播放；第三个议程是关于中外自由搏击擂台赛组织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秘书处易名一事；第四个议程是为使大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第三次筹款认捐活动——请各位股东不要提前退席。”

这是个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剧场座位上空空荡荡的。舞台上摆着一张大圆桌，与会者紧紧挨着坐成一圈，一束追光斜射在会议主持人脸上，他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追光移动，打在坐在主持人身边的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戴着眼镜的男人脸上，他的眼镜反着光使人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从他吐字飞快近乎剧烈咀嚼的嘴部动作看，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就是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

“关于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我讲四点。讲完请股东们提问，当

面问，递条子都可以，我将一一作答。我回答不了的由秘书处的其他同志解答。首先我要说秘书处的班子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二我要说秘书处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在这里我有几个数字要讲给大家听，从秘书处工作开始以来我们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累计跑过的路相当于从北京横跨太平洋跑到圣弗兰西斯科。共计吃掉了七千多袋方便面，抽了一万四千多支烟，喝掉一百多公斤茶叶。账目是清楚的，一笔笔都有交代，没有一分现金是塞到自己腰包里的。第三可能有个别同志煮方便面时卧了几个荷包蛋，熬夜时除了喝茶还喝了些蜂王精。对这种超标准花钱的现象我们应揭发。下面我谈谈我们秘书处近一段的工作情况，也就是最后一点。上次股东大会我们做出了寻找大梦拳传人的决议。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派出了九路人马奔赴五湖四海。截至昨天午夜，九路人马已经回来了八路。这八路人马访遍了三山五岳，全部空手而归。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予第九路了。这一路是由我们秘书处最精干的女将白度率领，出发前，我们也对她下了死命令，不找着大梦拳传人别回来见我！我相信白度同志的能力，只要人在，就是走遍天涯海角白度也能搜出他。但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不考虑大梦拳传人已经绝了后的问题。毕竟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大梦拳传人的消息是九十多年前，是在当时拍摄的义和团壮士被押赴刑场的照片上我们辨认出了大梦拳那时的掌门人。”

赵航宇从桌下举起一只黑皮包，打开，拿出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衣衫槛褛的拳民在挎腰刀的巡捕押送下排队走向刑场。其中一个袒胸露怀辫子盘搭脖子上的黑胖子头侧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箭头。

“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在巴黎卢浮宫翻拍下来的，图中箭头所指的汉子即是当时的大梦拳掌门人，姓氏籍贯一切无考。”

赵航宇把照片递给身边的人依次传看，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感兴趣地端详着照片上那个粗鲁的汉子。

“像个杀猪的是不是？”赵航宇点起一支烟，问正在看照片的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西服的公司经理模样的瘦男人，“你得懂这个，真人不露相。”

“你们是怎么认定他就是大梦拳掌门人的？”瘦男人问。

“我们从四个渠道证实了这一点。”赵航宇掸掸烟灰慢条斯理地说，“首先我们查了清室档案，又翻阅了大量记载义和团在京津一带活动、战斗的外传野史。所有记载都表明在当年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天津静海曹福田手下有员大将善使大梦拳，借力制人，洋枪洋炮不能伤其毫发。打紫竹林租界和西什库教堂他都去了，杀死洋人无数。京津地区沦陷后有人还在高家村刘十九的队伍里见到过他。后来，这位好汉在北京和大刀王五一同被擒，斩于菜市口。此其一；其二，我们通过这张照片找到这张照片上领头的那个巡捕的后人，那个巡捕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杀了，但在他家里我们找到了《大梦拳谱》。据其后人现在天津市河东区小郭庄大街泰来里125号居民桂雷清讲，这拳谱是当年他先人处斩义和团俘虏时得来的，究竟是哪位，不得而知。被俘的义和团拳民不报姓名，只口口声声：‘过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有一点可以肯定，桂雷清的先人只参加过一次杀害义和团壮士的行动，还是被洋枪顶着去的，并被拍了下来。因而这拳谱必是照片上这队人里的。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法国传教士波尔佩尔先生的后人，现在法国驻华使馆随员小波尔佩尔先生。小波尔佩尔先生非常热情为我们开列了他祖父的朋友中那些到过中国的人的名单。最后我们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找到了仍然健在的前法军军士长拉杜，就是照片上站在队尾的那个穿军服的欧洲人。这老家伙已经一百多岁了，身子骨仍

然硬朗，对上个世纪末远征中国的事情记忆犹新，当然他现在对中国人民已经非常友好了。拉杜先生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立即将箭头所指的汉子指给我们看，说他就是那个‘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奇人’。据拉杜先生追述，他曾和大梦拳师交过手，当时他们一排人瞄准拳师齐射但射出去的子弹竟全齐刷刷地掉头飞了回来，当场死了一片洋兵，慌乱中拉杜先生冲天放了一枪，没想到这枪倒把大梦拳师打个正着，于是他们蜂拥而上将他擒获，穿了锁骨捆起来。”

“可惜，可惜。”一千人齐叹。

“顺便说一句，拉杜先生对其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深感愧悔，再三要我们向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歉意。”

“我有四点问题要问秘书长同志。”一个面色黝黑、模样儿精明的农民企业家冲赵航宇发话，“第一，既然大梦拳传人有无尚难定案，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劳民伤财地寻找？我国武林门类齐全，难道就无可与大梦拳媲美的拳种？阁下死咬着大梦拳不松嘴莫非其中有什么私人关系？第二，既然洋人已和我国重修旧好，为世界和平计，我们是否一定要再启战端？第三，秘书处工作人员统统包圆才十余人，工作开始方一周便吃掉七千余袋方便面，喝掉一百公斤茶叶，实在过于糜费。如此下去我等实难负担，即便断难再降低标准，也应裁撤一些胃口过于好的，烟瘾过于大的，我们毕竟不是招人来暴吃的。第四，你们去法国外调，为何不安排股东代表领队？”

“我来回答这位代表的提问。”赵航宇严肃地说，“也是四点。第一，我们并没准备吊死在大梦拳一棵树上，在寻找大梦拳传人的同时，我们也与大鹏拳、鹰爪猴拳等各派传人进行了联系，一旦证实大梦拳确已断根儿，便请他们出山。另外关于我个人对大梦拳的兴趣纯系出于克敌制胜的考虑，其中并无任何私人动机。大梦拳借力制人实乃我千年国粹出神入化之硕果，待会儿看过录像大家

就知道了。若拼体力比凶猛，我食草民族万难制胜食肉种族——我本人上溯十代均为书香门第。第二，老洋人是熨帖了，小洋人仍咄咄逼人。纵观当今世界，我等万事难与人争，打架再打不出个金牌，祖宗的脸就算让咱们这些不肖子孙丢尽了。”

“国家整个搞上去难。”主持人插话，“十亿人侍候出一个尖子还是可能的。”

“我还没讲完呢。”赵航宇不满地白了主持人一眼，对大家说，“不这么干不行了，这一百多年的恶气不找个人替咱们出就出不来了。我是豁出去了，谁能帮咱出这口气，我把心窝子掏给他。你没听人外国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窝虫。’”

“这是夸咱们呢。”

“我说你怎么回事？开头你讲话时我可一次没打断你。”

“对不起对不起，您接着说。”主持人抱歉地低眉含笑让赵航宇，“我只是有点激动。”

赵航宇亢奋地对大家说：“这说明外界也了解咱中国人的厉害，所以咱们推出这个人能不慎重么？”

“我们都明白了，这意见我们已经听得很透彻了。”众人一起说，“说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既然这个人对我们如此之重要，我们为找这个人多吃几袋方便面又有什么了不起？别说吃你几袋方便面，跟你们说实话，我要把这话嚷嚷出去，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那话收回。”农民企业家说，“吃吧，该吃，只要能吃出个道理来，吃多少我都不心疼。”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咱们也不能那么干。我这人也就嘴上说点气话，真要把民脂民膏端到咱跟前，咱还真咽不下肚。”

“我们相信你。”大家抚慰赵航宇，“要不相信你们敢把血汗

钱交给你去使，眼儿都不带眨的？”

“不是。我就是听着这话难过、揪心。”赵航宇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透过眼镜片情真意切地望着农民企业家，“好事我什么时候忘过你们？你说去法国没叫上你们，你真是冤枉了我。谁去了？谁也没去，至今我也不知道法国国门朝哪边开。都是听说，中赛委法国分会的同胞传话回来的。”

“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还不行？”农民企业家拉着赵航宇的手诚恳地说，“你还不了解我么？咱们多少年了？我就是个粗人。”

“了解。”赵航宇轻轻拍着农民企业家的手背说，“我不是冲你，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气我自个，这么点儿事我也办不利索。”

“你也别气了。”主持人说，“既然大家把话说开了，那也没事了。咱们还是抓紧进行会议的下一个议程吧，否则演出开始前就完不了啦。”

大家这才注意到后台已经进来了一些乐队人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乐队的乐手们纷纷找了椅子坐下，开始调试乐器，条幕两侧响起一片吱吱呀呀的琴弦声。舞台工作人员也开始装景片，打开大灯往天幕上投射。天幕上忽而出现白羊遍地的草原，忽而出现高楼林立的城市。坐在舞台上开会的人都扭过头去看。主持人拍着手说：

“注意了注意了，咱还是认真开会，如果谁对演出有兴趣，会后可以留下来观看。现在进行下一个议程。”

主持人俯首对赵航宇说：“时间比较紧，我看会议休息时间是不是取消？我们一边看录像一边讨论第三个议题关于中赛委和秘书处更名一事？”

“可以。”赵航宇叫站在幕边前的工作人员，“把架子架起来，准备播那盘录像。”工作人员摆机器接电源的空当，赵航宇对

大家说：“通过前一阵的工作，我们发现中赛委和秘书处这两个机构的名称有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便，有必要重新命名。”

“中赛委这名字不是可以么？”一个烫着卷花头个体户模样的年轻股东说，“听着挺‘侃’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赵航宇说，“我们去印章社刻制公章没人敢接活儿，说中央的委员会到我们这儿刻章没有过，有明文规定国玺不能乱刻。怎么说都没用，非要大员的手谕。后来我们一琢磨，也是，这名称成官方了，容易引起误会，不好，咱别找麻烦。我想咱们这个机构还要突出民间色彩自发色彩。我们秘书处的同志想了几个名字，又都觉得不合适，譬如‘醒狮馆’、‘猛龙堂’。名字是很响亮，但没把咱那意思全表达出来，也容易被人当反动会道门取缔。这事还得麻烦大家动动脑子，取好名，要雅俗共赏，一听名就全扑上来。”

众人做沉思状。

“不好起。”农民企业家说，“起名最难了。”

“我想了个上半句，”公司经理说，“你们听听合适不合适，全国人民总动员……”

“忠义救国。”农业企业家说，“全国人民总动员忠义救国。”

“不好，”赵航宇斟酌了片刻严肃地说，“救什么国？救哪个国？国家很好嘛，蒸蒸日上。你这成了危言耸听。记住，咱们是民间自娱，国家好了，老百姓吃饱了，才有这份闲心。你如此慷慨地出资认股难道不是因为你不但吃饱了还有很大的富裕？”

“走向世界怎么样？”个体户说，“全国人民总动员走向世界委员会。”

“也不好，含糊。”主持人看了看赵航宇的脸色说，“好像已经有个什么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了。”

“我看这样吧。”赵航宇豁然开朗，微笑着对大家说，“既然咱们主题表达不清，索性不要它了，就叫‘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什么不知道。含糊就含糊点，含糊有含糊的好处，一是别人不好判断你的好歹，二是含义丰富，外延无限，你说什么都能给归进来，有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

“还有悬念。”主持人笑嘻嘻地说，“这样好，我同意老赵的意见。”

众人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通过了“中外自由搏击赛组织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简称“全总”；通过了重新组建“全总”主任团的决议；同意由主任团主持“全总”的一切日常事务，主任团将采取聘任制，设常任主任一人，非常任主任三十人至五十人，由常任主任视工作需要聘任，主任团向股东大会负责；首届主任团常任主任由原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担任。所有议题大会一致以热烈的掌声予以通过。

“谢谢大家。”赵航宇点头向冲他鼓掌的各位股东代表致意，“我一定用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以不辜负诸位的重托。下面请看录像。”赵航宇点起一支烟，和主持人起立退席。

“你不看吗？”个体户拧着脖子问他。

赵航宇摆摆手：“我看过了，不忍再看。”

架在会议桌一旁的电视闪了一下出现赛车疾驰的画面，接着是一群沿跑道奔跑的赛马，骑师们在马背上撅着屁股，然后画面突然中断，闪了一阵“雪花”，画面再次出现就是万众欢腾的拳击场，无数的男女在发狂地吼，挥舞着手，黑压压的人头之上聚光灯照耀下的拳击台上，一个足有四五百磅重的留着金色连鬓胡子的白种

巨人两手攥拳，走向一个精瘦的同样两手握拳的在他面前跳来跳去的黄种汉子。黄汉子灵活地围着白汉子转圈，双手比画着各种将欲出拳的假动作，就像一只猴子在虚张声势地恫吓一头步步逼进的狮子。黄汉子出击了，划着拳冷飞脚踢中白汉子的脖子，白汉子被踢得顿了一下，浓密胡须中的鲜红嘴唇咧开微笑，继续逼向黄汉子。黄汉子连连飞脚踢向白汉子，白汉子的巨大头颅像拨浪鼓似的被踢得左右扭摆，但微笑始终挂在嘴边，他不时伸出粉红的舌头舔舔嘴唇，嘴唇和嘴周围的胡须灯光下闪闪发亮。黄汉子雨点般地对白汉子拳脚相加，台下观众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蓦地，喊声骤停，随即以一种更高的频率再次爆发，拳击台上，黄汉子已经昏倒在地，刚才他吃了白汉子的一击重拳。白汉子高高举起肥硕的双臂向欢呼的群众致意。

拳击台上又上来一位黄汉子，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和白汉子不相上下，但过于迟钝，被白汉子连连击中，黄汉子双手捂脸摇摇欲坠，几乎被打傻了，终于，坚持了几回合后，黄汉子像根截断的木桩轰然倒地。

白汉子连连痛击不同身高、体重的黄汉子。有个机灵的黄汉子攥住白汉子的一只手腕，拱背蹲身，意欲来个背跨，但黄汉子上背后就抡不动了，被白汉子在背上猛擂一顿，趴倒放平。

白汉子举手向欢呼的观众致意。

白汉子缩小成为一个光点，流逝。屏幕变暗，电视关了。

赵航宇和主持人从幕后走了出来，圆桌旁的人一个个悲愤地望着他。舞台上一片静寂，连正在调弦的乐手们也停了下来。

“气人不气人？”

赵航宇脸色严峻地望着桌旁的所有人。

“气死人了。”个体户难过地说。

农民企业家脸憋得猪肝一样：“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这么欺负中国人。”

舞台上的中国人包括那些乐手和舞台工作人员，一个个全都黯然神伤。

“这个毒打我们同胞的胖子是阿尔文·凯勒马戏团的大力士，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中国来旅游。”赵航宇严肃地说，“我们的计划是，只要他一踏上中国领土，就把他扣下，由我们的武士轮番上阵，跟他玩车轮战，直到打瘫为止。为此我们准备牺牲一批武士。”

“不这样不行。”主持人解释，“你们也看到了，这个胖子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们要保证我方主将出马时稳操胜券。”

“你们的意思就是主将由大梦拳传人担当？”公司经理问。

“是的。”赵航宇说，“非大梦拳不能制胜。”

“我同意这样的安排。”公司经理掉脸对大家认真地说，“和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战，不能硬拼，只能智取。要形成围歼的局面。我方力量必须十倍于敌，同时要保持一只最硬的拳头，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候打出。”

“就是这个意思。”赵航宇说，“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你们能保证把他骗进来吗？”个体户说，“据我的经验，现在的人也不好骗着呢。”

“没有不来的道理。”赵航宇说，“他不知道咱们这么热情请他来干吗，他还以为咱们好客呢。包在我身上，一切没有问题。成问题的只是钱。”

赵航宇温和地扫视大家，被他看到的人都低下头。

“不是我向诸位哭穷。”赵航宇说，“列位想呵，组织这么大

的活动，又要接待外国人，咱礼数不能亏了。再有培训本国选手，主任团这些人也要吃要喝，哪处不得花钱？头两次募集的四万多块钱早花光了，昨儿起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

“不是我们不肯出钱。”公司经理说，“这种事关民族感情的事谁要舍不得出钱，还不得叫人指着脊梁骨骂成汉奸？问题是这，既然是全民族的事就该全民族出血，你不能光指着我们几个派粮派捐，这民族也不是光我们几个的民族。搞光了我们几个倒无所谓，问题是这么吃一顿奔一顿不是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往后这钱花起来更没个底，我们连骨带皮全剥了馅能蒸几屉包子？”

“说真格的，”农民企业家说，“出多少钱我倒不在乎，大不了就是这几年白干了。你们要看我能卖个好价钱把我卖了也成。条件也有一个，你们真得把事办成。”

“我保证。”

“保证什么？大梦拳传人你们不是还没找着？这位爷找不着，你就是把那个外国胖子骗来不也没招？咱们别干在家门口下好套儿再让人家给打了的事儿。那可现大眼了，十亿老少爷们儿的脸可真没地儿搁了。”

“咱可全指着他了。”个体户认真地说，如果这人找不着，我看咱们最好也趁早收摊子，别瞎耽误工夫，认栽。”

“我保证，最迟后天让你们见着这大活人。”赵航宇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个体户说，“反正不也就一两天的事么，你们先对付着，自个儿家吃两天。”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呀……”赵航宇急出一脑门子汗。

这时，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蹑手蹑脚走到主持人身边，低声说了两句。